

唐

文

粹

唐

文

粹

唐文粹卷第五十六

碑八 總四首

吳興姚 鉉纂

宰輔

唐中書令梁國公姚崇神道碑 張說

唐丞相尚書左僕射王播神道碑 李宗閔

唐丞相太子少師牛僧孺神道碑 李珣

唐丞相中書侍郎齊抗神道碑 權德輿

玄宗御書故中書令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銘 并序

張說

敘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存畫為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又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副言為代之軌物行為人之師表蓋維嶽降神應

時聞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  
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勳王室建旟籌府公紈綺而孤  
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流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  
在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高第厯佐濮鄭並有聲華入爲司刑  
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眾進夏官員外郎郎  
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  
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願終以飛龍利見延參乘之恩自時  
厥後恆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尙書三入中書令一爲禮部尙書左  
庶子又肅政大夫總靈武軍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監牧出典毫  
宋常越許申徐潞楊同十郡景雲初以藩邸舊僚封梁國公食賦  
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汎愛而涇渭不雜眞率徑盡而應變  
無窮常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莅必毗庶風偃驚很化從言不勵  
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覩頌來暮聞歌旣登邦政卒乘輯睦  
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今之中書是爲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總

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  
遂身遜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  
職西掖頗限局禁求侍晨昏優詔旣許尋令還職公固請以泣制  
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斲闕其後剖符江表敦諭  
起復衰麻外墨纒棘內毀變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預聞興  
復疇其并賦累讓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  
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  
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  
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  
於祚胤保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  
于東都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牀輟舂曾未云比制贈楊  
州大都督諡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  
王人賜膳御醫視藥于薨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  
重焉子异子弈思綴遺美以寘罔極有詔掌文之官敘事盛德之

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澤豐砥日月臨照  
於佳城煙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爲羣玉之山禁其樵蘇卽  
表三司之墓銘曰

源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嶽瀆冥符翊  
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攢植文鋒迅驅纔安  
卑位卽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訐謨戎柄尤  
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  
以鑒分區外或形放中恆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軀但覩渾璞誰  
詳瑾瑜伊臯尺寸管樂錙銖名正身遠言誠願孚方辭漢祿更辱  
齊組旣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惻旒宸旁悲路  
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迺立盛業其鋪  
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刻石鳳築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欽  
能敘事理鬱詞敷求舊銘實慙殫慙蕪緬思雲霧尙想江湖有道  
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唐故丞相尙書左僕射贈太尉太原王公神道碑銘序

李宗閔

上卽位五年丞相左僕射太原王公以癸未發疾其明日遂薨於位天子震悼慙惻遽命內謁者詣其室索其所以飲食寢作之端旣詳其無他狀遂賻布帛菽粟率用峻等旣又不塞痛軫之意加內府之絹千匹以錫之爲之罷朝三日命兵部侍郎一人持節駕駟簫鼓出自正殿直抵柩前冊公爲太尉葬有日官給秘器及就途遣王人亟臨視之命羽葆旂常輅車之飾皆及墓俟其返虞鼓聲四節於里第而還示不與常制也其子鎮以宗閔晚陪公於相位之末稍窺公之行請銘其烈以垂于後且不宜拒遂鋪其犖犖所能言者於金石云公諱播字明敷太原人周靈王太子晉之後以厯世爲王因而受氏高祖滿汾洲長史生大父璉嘉州司馬給事中司馬生昇咸陽縣令太子少師少師生恕楊府倉曹參軍尙書左僕射公僕射元子也忠敬而本仁寬明而有制內顯而敏外

肅而和貞元十年舉進士第是歲策賢良以直言校書於集賢殿  
其言平戎經國之術粲然可舉調尉鹽屋斷獄首出御史中丞李  
汶愛之奏爲監察御史按雲陽源咸季以贓免用疑文不宜調而  
調因謁於臺遂捕劾之追姦胥窮律旨奏流咸季刑曹部罷所居  
官給事中以省詔非是奪俸緣而坐罪者甚眾自是風聲不可遏  
矣爲侍御史時京兆尹李實文皇所委能禍福卿士凡其榮衰繫  
所附背舉朝迎避其鋒公在途而實來揖公移文詆之其詞可羞  
實遂奏公爲三原令求其不足於禮以持之公至尹署洎羣吏之  
館還其邑敬府之禮無不具實旣出其算反加畏焉縣之編於戶  
者多中貴人前令率不能自爲其政弛張牽之公悉召所謂貴人  
者入坐當其拜曰敬桑梓宜如是也邑人大駭從其所指爲長安  
令朝廷方恩于嶺而以帝女嫁其子民有與于氏蒼頭同盜人馬  
者前令捕民而縱其蒼頭公始至縣卽立取其奴而與民均其法  
知御史雜事京師饑穀起價京西諸侯相率閉粟公移之簡書徵



秦晉泛舟之說西鎮惴惴收去條令粟流于秦元和四年爲御史中丞歲中知京兆尹六年爲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上言流人會赦而歸獨配囚爲隔遂無還者請率以七歲爲竟至今用之尋加禮部尙書益以御史大夫又以戶部尙書節度西蜀長慶初覲穆宗言中外之事遂留爲刑部尙書復幹鹽鐵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其職匡維激發始以進賢爲急上方有意河朔以財賦始出於方土二年公用相印爲淮南節度使以其職隨之四年言事者謂鹽運之設其留京師用制方土加檢校司空去其使未幾上念公成法又以使屬公加司徒今上踐祚急詔徵公至卽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其使尋兼太清宮使累進爵至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進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年七十二而薨公入官三十二改逮事六帝出統楚蜀之師入極台宰之尊前後三總鹽鐵旣去又復幾二十年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寧有獨私於公邪必有以當其然也一署吏苟不犯無能奪其任者歲時奏課至于

榮大史胥次遷亦如之故人用安其爲善莫有欺公者雖遠至海  
裔若總轡管捶窮年不死一吏貶一職而羣務自濟凡朝廷平淮  
取郟屠汴下滄滌干戈不息者五十六年饋餉資費隨兵緩急而  
立辦沛然若神給其閒清琵琶導潁河以漕輕舟師人坐受其飽  
疏三門挽沈石以濟巨艦關中遂亡其饑薦皇甫鏘之強敏而鏘  
反短公於上公猶不知上謂其長者論景忠信鎬制逗撓之將期  
必抵於罪時服其敢爲深涉徐境導齟齬而爲忠概人曰真宰相  
器也推征之外有雜緡率貢內帑號爲羨進貞元中歲不過十二  
萬緡及公歲貢百萬緡凡國有大征伐不慮其費之有無洎丞相  
晉公專征討之事兵食之給悉出於公從容以贊其成及滄滌平  
公有叶力之助自御史中丞京兆尹總賦秉政未嘗書笏爲記善  
於啟奏天子不能自守其喜怒公以專志持務密匡於上行已寡  
徒不喜伐露由是數帝任遇多被恩澤權利去留如在諸已人多  
意公能詭合於時及公再持相印與晉國洎一二公同輔於上趨

嚮甚直雅符於道苟所舉公是公必扶之卽非是公遂嘿嘿不和  
由是上知公重厚而同列亦聳待之乃見公之所爲與嚮之不知  
者期公蓋甚戾也公旣屈於名而伸於富貴豈非盛德君子神明  
之所祐邪故夫人清河崔氏給事中銳之女嗣子式秘書丞砥服  
名教不以丞相子自居其身次日冰始授京兆府參軍事器度宏  
遠公之仲弟曰炎季曰起與公三人俱用文學奮於江左西遊長  
安七中甲乙時議偉之公歿不幾日而起以戶部尙書司國之計  
門闥之士咸來哭賀羣吏之執籍繁夥一如公之時其亦於世難  
求也其從事故相國程公昇今荊州相國段公文昌其他分居巾  
外羅諸臺閣者不啻三十人銘曰

歲在大和惟帝聖神圖任舊臣乃相太原惟是太原福祥其奔再  
持化權樞揆聯聯兩統劇藩楚淮蜀坤始自元和公秉貨泉憲穆  
敬文頃茲聖君四帝財征去公孰親惟煮惟鑄惟範惟聚東掃北  
殄上之所怒帶甲百萬餼食爲巨俾公尸之不勞而具變通以時

物無滯阻綱條一施莫越其規遇眾以仁中控其機信行恩馳罔  
有詐欺公之惟楊漕務其將公之留庭職與公并首尾貫聯幾二  
十年相符使符隨其興徂公之敏智顯爵自至不緣其外姑直其  
裏始承其風畏公之邃及與之同泳公之易仁人之跡歿而乃熾  
揭於茲碑不什不倚

唐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銘

并序

李珣

天球河圖有國之大寶麒麟鳳凰王者之嘉瑞方於賢彥卽又次  
焉天祐我唐才傑閒出輔時興化代有其人公諱僧孺字思黯隴  
西狄道人本子姓漢有牛崇爲隴西主簿因家焉代爲西州豪族  
八代祖弘仕隋爲吏部尙書封奇章公佐佑文帝有重名於時高  
祖鳳中宗時爲春官侍郎掌國史曾祖休克集州刺史贈給事中  
祖父紹太常博士贈太尉父幼聞華州鄭縣尉贈太保公七歲而  
孤依倚外族周氏嶽嶽卓卓有老成之風以喪禮自處未嘗戲弄

年十五知先奇章公城南有隋室賜田數頃書千卷乃辭親隸習  
孜孜矻矻不捨蚤夜自四五年業成舉進士軒然有聲時韋崖州  
作相網羅賢雋知公名願與交公袖文往謁一見如舊由是公卿  
藉甚名動京師得上第聯以賢良方正舉又冠甲科策中盛言時  
事無有隱避持權者深忌之出爲伊闕尉名府賢侯羔鴈繼至封  
章屢薦每爲中執事所沮皆不滿秩從潞帥郗士美簡授管記三  
奏不得請竟除河南尉會有次對大僚因言事解於上前遷監察  
御史丁太夫人憂服闋除本官轉殿中公以文高氣直累歲堙屈  
問望所屬推美於臺閣間人省拜禮部外郎時孟尙書簡有重望  
以地官貳卿兼領綱憲薦公知雜轉都官員外兼侍御史免憲職  
授考功員外郎集賢學士穆宗卽位宰相稱其能遷庫部郎中掌  
書命召對與語上德之面賜五品服未幾遷中丞每對延英必移  
時盡言天下事有武將李直臣爲宿州刺史豪奪聚斂以貨數百  
萬厚結權貴公按之爲有力者排幾不勝竟以詞堅理直上意迴

直臣乃得罪由是上以清直知又而賜金紫拜戶部侍郎時望充塞中書令韓弘以財投分公拒而不受上因他事知之愈賢公遂作相持重顧大體不言細事嘗謂同列諸相曰致理之本流品爲先彝倫攸敘蓋謂此也每惜名器力與同列爭方鎮以不廉聞者輒奏貶以賄賂求進者必阻之先是李司徒逢吉與杜循州元穎同作相穆宗寢疾議建儲貳與公不協後元穎出鎮井絡逢吉銜之思有釋憾於政事堂謂公曰西川前有廢立謀上熟知之來日延英發其事公不知慎勿沮議公曰王導有言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正近此耳又安得不言哉逢吉喑鳴而止敬宗年少嗣位公雅善敷奏每言一事必本末陳之上甚倚愛同列挾中助力赫赫嫉公之賢公亦思避其鋒三上疏求外任上以武昌善地建節幢兼相印以授之既至問人所病害咸言鄂土疎薄歲一修城役工誅茅人用咨怨公默許心計埏泥範博未及三年盡換舊制崇墉堅壁人到于今賴之文宗嗣位二年公入覲詔復相位上

雅知公名一見恨得之晚會宋相申錫以廉介聞巨姦鄭注挾北軍勢卜射取財貨富侔於國忌宋之直陰畫詭計誣與藩邸通因內臣而上其變造作似是動皆符會上驚聞激怒下法吏議其罪諫官伏閣爭不得公入侍密啟上意乃寬止於郡佐公實有力今李崖州鎮劔南西川上言西蕃別屯以維州降帶甲之士甚銳其地要害得之足以壯邊部徐圖河湟此其漸也上疑不決下南宮議百執事皆是西川奏公獨曰國家近與昆夷敵血四鎮晏然今若自虧大信犬戎恃眾見詰渝盟彼直我曲未可量也上曰丞相之言是詔還維州初德裕承籍地勢自負機術公介特素不與之交及是大不平遂成宿憾公與李尙書宗閔同輔政出入殿省進退有度上偏目公曰卿才類霍光異日可屬大事公懼滿辭位再陳封章寵加端寮出鎮淮海不改相印再登將壇揚州當江淮之衝習偷薄之俗公以清淨簡易化人移風俾及五年臻于至理倉廩實禮義行刑措政成脫屣歸洛優詔屢降雅志不回拜檢校司

空東都留守文宗將有大制置大除授必降中使假於他方入皇城宣密旨獻可替否如在君前其信重也如此俄以左僕射徵王人就賜官告特明異禮公感恩雖厚退身愈堅一對而歸不詣相第亦有中阻未諧人情又加相印出爲漢南節度使制出上海之欲追成命公固辭上曰且不與卿周歲別出都門特賜清廟器六事皆範金飾玉如古時製宣曰以卿精忠用以貺別寵待之禮當時無儔公到襄州均井稅薄地征人用胥悅咸歌來暮武宗初纘極聽信未一行險者乘時而起凶德參會倒置天下事清賢名輩多被斥逐惟公位高德重最難搖撼艱危齟齬幾至二年屬大水壞居人廬舍公以實上聞仇家得以逞志舉兩漢故事坐災異冊免降授太子太保俄又改太傅再臨東郊劉從諫死劉稹自擅以昭義軍阻命天兵誅討五年方剋上喜甚素忌公者媒蘖鍛鍊誣公與從諫交上怒下詔旬日三貶公至循州長史鑿空指鹿四海之士咸寃之公推運達命恬然如得好官時踰嶺越險二年在海



上無所苦今上卽位大明善惡三遷至少保轉少師牽復高位分  
司東洛池臺琴酒逍遙自娛賢士大夫尙其軌躅未半歲遭疾薨  
於東都城南之別墅自嬰疾至于捐館談笑語言宴居自若口占  
理命纖悉無遺上聞爲之軫悼聯日不視政公卿相弔正人雪涕  
冊贈大尉遣大寮弔祭公端明簡重忠厚誠慤平居私室如對大  
賓不喜釋老唯宗儒教早與韓吏部皇甫郎中爲文章友其名相  
上下晚與白少傅劉尙書爲詩酒侶其韻無高卑前後作鎮皆佩  
相印辟署多人難於進而勇於退儉必中禮貴而不奢知命達  
理保和居易三領大鎮接護軍以禮貌不至交歡再入中書待樞  
使以公平不容請託有恩必報有讎不校韋崖州於公恩也嫁二  
女歸名士薦長子登周行李崖州於公讎也卹竄謫之窮途厚供  
待於逆旅其厚德歟亦難能也夫人同郡辛氏贈僕射祕之女賢  
明懿淑稱於族姻有子五人曰蔚曰叢能嗣其業皆擢進士弟蔚  
監察御史叢使府協律曰奉倩洛陽尉二人未知名公以大中戊